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頼濱臨川志萬

國家圖書館藏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瞶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閑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參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

于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默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遥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參邪未用耳不獨文章抑揚之法）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于朝廷謗讟之聲不聞于閭里陛下優游無為而天下已治矣為國如此豈不樂哉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為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為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為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病根尚在也）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

（與後平昌侯等特應）

（樂字對後幾多悔字）

（爲人主）

（爲數政）

（侮鄰國）

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已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為常平青苗再出而為揀兵併營三出而為出錢雇役四出而為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為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衆其害先見武夫凶悍怨最深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于是多支月粮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為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筭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彊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勑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為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勒受屈已築之城蹟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為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怒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為是不以為非也然而其終卒至于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

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隣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隣國矣夫犯兵侮隣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在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在解之憂陛下已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且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燻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

（皆欺民內條件）

饑饉積悍之民奮爲群盜侵漁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群臣交口爭辨孰與今日之衆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

（悔字元竟）

（後段專攻王介甫）

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即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雖謀于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

（歸過于當時謀國之臣）

（此變）

刺隱微明人臣不肯悔禍之由與前陛下悔之對射從衆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于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為此欝欝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為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于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通篇指神宗悔心處感諷開悟得易納約自牖之意而始末處有針線法度茅鹿門

篇中以悔字為眼然言神宗悔而安石不悔故前段諷袖宗處頗緩巽後段攻安石處最迫切

商論

主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豈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上而親上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

先說周以作襯托

歷年多

中遭難

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中典易）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總結）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各就其短處結而意已悉到）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于齊尊賢而尚功（意好否則國之盛衰修短繫開國之初而後世無與也）（段配入此其行文妙處）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于強親親尊尊則近于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于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恰好以齊魯憑商周）

此文是空中樓閣蓋商人之風俗特驗之詩書而謂其用劉本無實據文皆倚周以論商復用齊魯以影商周都是憑虛結構讀此當悟文章假借之法

周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爲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塯啜土鉶土階三尺茅茨不

（茅云獨見之論最精）（文字簡潔）（從各得其理生出文字）

翦至于周而後大備其粗始于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于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收到無日不起于文句作一束）（舉一事以槩其餘）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于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于地魂氣升于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于是終祭于屋漏繹祭于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于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形容文之大備）（收到萬物各得其理句作一束）（文以推其理之極當即日趨于文之一證）仲尼區區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及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

（方破俗說）（反醒）（可破三統循環之說）

法也

一起提出主意以後重：結束文極堅緻至謂文者萬物各得其理云爾見解尤高穎濱經術過其父矣

始皇論

主勢字須從生民說起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汚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强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强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强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

（幹一句正見是勢）

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威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待之而道德不足其身亦見勢所攻滅益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强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威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于湯滅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與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棊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指甲滄海之上犬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漢高晉文之事乎

（此段說形勢分辨論復古封建之難 則文甚雄健）

割裂海內以封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于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

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之所去不可以强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于滅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徭賦省刑罰黜奢淫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此有此意而後可以立前論不別如何收煞）

與柳州封建論相表裏同主一勢字然潁濱謂後世欲存封建而不得柳州謂先王欲廢封建而不能則純駁大相逕庭矣

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然當作世祖否則下有礙客）悲夫世之英雄其處于世亦有幸不幸耳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藉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名不正未經朱子論定）（用感慨拓得開劉切）

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馮得精神）椎魯足以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國已傾矣（落句妙）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此下從三人抽出一人立論）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如此轉出甚奇）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鐵案）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此一段文字柳揚感嘆最可玩味）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間困于呂布而狼狽于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間困于呂布而狼狽于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又添出兩件來陪說文字更抑緊）（暗証伐呂大一事）（應前三事）

論三國而獨挈劉備亦堪輿家取窩之說　茅鹿門

此文柳揚子奪出入轉捩不可捉搦深得馭題之法

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則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于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繫高便有繫）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帝上一句內側意）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于（外重）

其外以至于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顧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于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

昔唐太宗

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率予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于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

（以下專辨外重之弊最有原委）

（此推唐未所以外重之由）

（此言唐不循得外重之益）

遐倚朱温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深寇利害是大文字唐荆川

雖是内外平說而意常主張外一邊立論正因宋懲唐弊削藩鎮而致弱也見識高論事有原委極有關係文字其體勢却從柳州封建論脫化出來

臣事策一 重臣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竊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内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内能使其君惟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

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于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指指伊周其人）廷之中天子為之蹙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警策）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承上極言無重臣之害）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極盡情狀）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于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所以無重臣者由人主之不能別）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此段言國家有重臣則可以禦非常之變）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著云何等引証）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

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是結穴處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于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于死而不救（又一証）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收勢）

始言國不可一日無重臣後言無重臣則無以備非常之變始言人主當別重臣後言宜有以養重臣之威皆是逼進一步由淺入深之法凡文章起初迫切後反寬懈或始終只一意無進步語皆所為設結煞也

臣事策四 委兵權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于東以忘其西見其起于外也而銳意于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于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太强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强臣寔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强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

（世但知說患無常處意）

（昌黎云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即此喻）

其死于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啟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入題）昔唐季五代之亂（先寫一句妙）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為亂也所攻必降所守必固良將勁兵徧于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欝怒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先言其弊）（正見利害無常此一段最是通篇肯綮處）

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之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其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驕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世等見識本于老子）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下句斡旋便易轉捩靈）

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勢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首尾相應語更輕颺不盡）

（見非任將之過乃不擇將之故）

此篇用意極虛極活翻騰旋轉不離箇中文之圓而神者

臣事策八 破例

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歛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于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于人者固役于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匄貸隣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横於鄉黨利客武士為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

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為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為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為當然是以寇至而不躍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于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大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為丘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三之發于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為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人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人得薦之于天子而特寵貴之翺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為兩制此其為法尚何所負于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留而為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涖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為法

而不是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宮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于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如此動轉甚折）

以下救弊之法

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警快）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為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必有此一駁）如此則議者將以為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姦臣聞人惟不為姦也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插出防大臣意結尾）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

與東坡郝僥倖篇同此必蘇氏兄弟所共論者唐荆川老泉之文善為近穎濱之文善為遠老泉之文一起手便

擒住題目。頴濱之文。紆徐而起。讀數十行。尚未測其意之所向。數轉之後。適與題會。趣味無窮。二法皆學文者所當知。文章急切要驚動人。當學老泉。若要引人入勝。使人不能舍我而去。當學頴濱也。

臣事策九 近任

聖人之為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為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為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于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

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于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于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為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樂而强使為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為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于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楊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通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寫盡情態）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既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眷眷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語未了又接一意）而吏之坐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為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又接一意）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為此之

故也且夫人生于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為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此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為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偃容苟以為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置節目以防其弊而況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此篇行間茂密無懈可乘議論亦正當鹿門云可與曾子固送江任序同看吾謂文氣亦相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于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者召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

（半條陳狀藝甚密）

（諫官之材）

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于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為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于數四則材否畧見然後罷其否者講官之才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親考試之實也必至于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公卿之材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一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數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己闢四門明出材實是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承上親考試說乃言知人之難是一篇關要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為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為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經術

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為王者之職在于論道而不在于任事在于擇人而官之而不在于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為法則聖人之功必見于天下至于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

（對上論道擇人而言施入後段）

（以下欲求盡言獨對是荊公得君之術）

以方今所急為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于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才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于大體粗有所及則迫于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畧之方已熟于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始于憂勤而終于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于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于逸樂無為而治也則于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議論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于煩

（陛下即以臣言為可乞明）

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

以為三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前段親考試之法謂之太阿獨操中段又言知人知言之難以震動之又謂不可自用末段歸結到自己則唯欲從容獨對而已說來自成片段故足以要結人主中間雖多經術之言而申商刻覈之意已隱隱發露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于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此段士大夫不盡知）先人之存其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于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此段恐史官不能記載）自三代之時國各

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黨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此段淋漓痛快已足為曲替吐氣）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饗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知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牧士大夫牧史官）

文字宛轉抑揚中間一節曲盡作史情態古今史筆得失只在公私疑信之間其論甚備（樓迂叟）

論史一段痛快煞人公父政事他無可考公集有先大夫述敘韶州事謂自公守韶而男女在市不一塗翁源多虎公教捕之而虎自斃者五豈即張所稱耶其然豈其然乎彼張殿丞者安知非媚相公之人哉（王聞修）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為己事謹者務多（十決）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為譏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己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良先生（一篇以當）教之既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以此等為波瀾）純孝人也悲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材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蘧然為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於不已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思而慙其

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大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為榮者也彼賢者道溯於中而祿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厖句法庸而置于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〻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為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治裝而歸予即書其所以為父母壽者送之云

從昌黎歐陽生哀辭脫胎而鍊意鍊辭句法字法無不精湛

叔才之慙其邑人只從純孝之思欲榮其親意中翻出分

歸作兩件不得

慈溪縣學記

領起通篇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亾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

所見聞而已不待聞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斯未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顧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于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人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涂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

人得宜為人師者為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收拾得盡）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為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又出一層）

取復古意不取因俗意唯慈溪之學尚不能不循乎世俗乃曲引其義以赴之期于復古而後已此是臨川學問本領不肯放低放鬆處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以好遊者尚不（發明意思俱在此節脉通一篇妙處）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前段敘後段論說先乃是過接處凡後段皆前段之意思）

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
（奉盡意能）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于是予有嘆焉古
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
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
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
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
（頂生不至說）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
（四人翁學之無窮）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
（又舉一件不亦單亦見隨處有得）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于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
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
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
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以遊喻學記之兼說體者

周公論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荀卿起

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還贄敎者不敢當則還之執猶待也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荀子堯問篇

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先覺大體爲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于黨立序于遂立學于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敎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人推出一層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惠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對春申孟嘗

臣見君不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卑辭

荀卿生于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于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嘗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周公謂得三士不在十人三十人中乃在百人千人之中故云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蓋君子之為政引證以見其小與前段照應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于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此亦荀子周公之言故并辨之鹿門乃以為餘波謬甚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閨室不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結荀卿生于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此篇以周公之小辨荀卿之妄小即孟子乘輿濟人之意妄則以亂世之事而測量聖人也此是兩重公案

中間辨周公語有顯有隱讀者當并看荀子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

（精粹 先釐其說而後折之文亦波瀾）

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

（單句）

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矩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騁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

（辨得倒）

（從上捨木不為器捨馬不為駕抽出此意而極言之）

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超于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于天而成于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結得道健）

介甫論禮高出三蘇之上文亦適甚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闇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易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一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于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于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于盜矣可歟不可也財

更進一步方驚而奇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極侶皇甫持正孫可之一派文字固昌黎之支流餘裔也介甫能作此語而以執拗聞故文辭虛車爾

復讐解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脩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讐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蓋讐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讐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設也

（讀書論事皆當尋其源 虛食新獄之法在內）

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

之私而害天下之公人以為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言不以有君臣可絶之義廢不可絶之恩也周官之説曰凡復讐者書于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讐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讐之然則何取于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讐者果所謂可讐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乎士師而使讐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讐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讐乎將無復讐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讐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讐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讐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讐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當與韓柳議參看 茅鹿門

韓柳論聽獄之法此為子弟之復讐者言之皆有關世教文字通篇分三段看前段讐之緣起中段折衷古説後段處讐之道法度甚謹嚴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先儒史遷意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竭奕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有結構有段落有轉折有照應法度謹嚴

讀孟嘗君傳

暗敘事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先斷定再翻說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此但言雞鳴狗盜之無用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此更言雞鳴狗盜之有用理勢纔盡

轉折有力。首尾無百餘字。嚴勁緊束。而宛轉凡四五處。此筆力之絕。樓丘齋

陡絕處全在一結。然欲取陡勢。須向前迤邐處。先安頓得地步好。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畧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畧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憂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

有其才

遇其時

得薦引之人

又有人惜之者

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于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于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之法）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塟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乎許君而已于斯誰或使之（銘學韓）

篇中含一命字却不說出更覺語少意多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足以遂其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于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合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今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此以不及而不知）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

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具在然尚如此蓋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于今警勤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官祖諱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壟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壟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殉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初回與孫侔常秩齊名回既早世秩一出取美官為笑于時惟侔以隱操終回之為人雖不可知然擬之以孟子無乃太過肩山辨奸論所謂收召好名之士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豈指此輩耶王聞修

曾王之文深摯如此篇言世無真知說來真有千載之痛

王深甫墓二

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于其母憂悲愉樂不主于己（刻意）以其母而已學于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悅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吝意）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隣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不過盡其子子之道）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

士之務本者常詘于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于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之孝非立名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為則由外至者吾無意于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

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為銘曰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曾王墓誌數以議論行敘事之文而王為甚多鏡思刻畫處然非史漢法矣茅鹿門

議論為敘事此一層更深刻更見三昧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涬又安可得而權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于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文章議論

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涉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婁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

立朝大節

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結得語深情至）

歐公知介甫特深又有薦引之力祭文止舉公義不及私恩有古人之風蓋亦所以尊公而不敢褻也

爲王君是一箇孝友真朴人面目如見無通套話此正史漢法也

乾隆御覽之寶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中心